

書名

歷代史纂左編

# 卷五十六

撰者

明 唐順之 輯

卷

卷五十六

內容分類

史- 史鈔

索書號

史部- 史鈔- 3

編號

B43611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4361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史部- 史鈔- 3](#)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卷- 嘉靖四十年序新安胡氏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

明都察院右都御史提督淮揚軍務前左春坊右司諫兼翰林院編修武進唐順之編輯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浙西學處軍務新安胡宗憲校刊

門生袁工革

武進左 杰校正

龍於上巴而有娠遂產高祖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

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交

漢高祖劉邦

附田儼 盧縮 彭越 陳豨 黥布 吳芮

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母媪嘗息大

陸漢

研究所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685 九三

0 1 2 3 4 5 6 7 8 9 2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五十六

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淮揚軍務前在春坊右司諫兼翰林院編修武進唐順之編輯  
李太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浙直等處軍務新安胡宗憲校刊

陶生靈王革

武進左 孫校正

后之一賢

東漢馬后

東漢明德馬后伏波將軍援之小女也初援征五溪蠻卒於師梁松竇固等因譖之由是家益失勢又數為權貴所侵侮后從兄嚴不勝憂憤自大夫入絕竇

氏婚求進女掖庭由是選居入太子宫時年十三常居後堂顯宗卽位以后爲貴人皇后前母姊女賈氏亦已選入生肅宗帝以后無子命令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肅宗亦孝性淳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后嘗以皇嗣未廣每懷憂嘆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輒增隆遇永平三年春有司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卽其人也遂立爲皇后先是數日夢有小飛蟲無數赴著身又入皮膚

中而後飛出旣正位宮闈愈自謙肅身長七尺二寸方口美髮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疏粗反以爲綺穀就視乃笑后辭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宮莫不嘆息帝嘗幸苑園離宮后輒以風邪霧露爲戒辭意款備多見詳擇帝幸濯龍中並召諸才人下邳王以下皆在側請呼皇后帝笑曰是家不好樂雖來無歡是以游娛之事希嘗從焉十五年帝按地圖將封皇子悉半諸國后見而言曰諸子食數縣於制不巳儼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

等乎歲給二十萬足矣時楚獄連年不決囚相證引  
坐繫者甚衆后慮其多濫乘間言及惻然帝感悟之  
夜起徬徨爲思聽納卒多有所降宥時諸將奏事及  
公卿奏議難平者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趣理各得  
其情每以侍執之際輒言及政事多所毗補而未嘗  
以家私干故寵敬日隆始終無衰及帝崩肅宗卽位  
尊后曰皇太后諸貴人當徙居南宮太后感析別之  
懷各賜王赤綬加安車駟馬白越三千端雜帛二千  
匹黃金十斤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贊藥事  
帝請曰黃門舅旦夕供養且一年旣無褒異又不錄

勸勞無乃過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  
後宮之家故不著也建初元年欲封爵諸舅太后不  
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有司因  
此上奏宜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  
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霧四塞不聞  
澍雨之應又田蚡竇嬰寵貴橫恣傾覆之禍爲世所  
傳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  
令半楚淮陽諸國嘗語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  
司柰何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  
食不求甘左右但着布帛無香薰之飾者敬身率下

也以為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勅但笑言太后素好儉  
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  
龍蒼頭衣綠構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  
加譴怒但紀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而猶懈怠無  
憂國忘家之意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吾豈可上負  
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  
不許帝省詔悲嘆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  
子之為王也太后誠存謙虛柰何令臣獨不加恩三  
舅乎且衛尉年尊兩校尉有大病如令不諱使臣長  
抱刻骨之恨宜及吉時不可稽留太后報曰吾反覆

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謙之名而使帝受不  
施之嫌哉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  
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  
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耶嘗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  
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  
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飲食則蒙  
御府餘資斯豈不足而必當得一懸乎吾計之熟矣  
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今數遭變異穀價  
數倍憂惶晝夜不安主臥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違慈  
母之奉奉乎吾素知急有胃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陰

陽調和邊境清淨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  
不復關政矣時新平王家御者失火延及北閣後殿  
太后以為已過起居不歡時當謁原陵自引守備不  
慎慙見陵園遂不行初太夫人塋起墳微高太后以  
為言兄廖等即時減削其外親有謙素義行者輒假  
借溫言賞以財位如有纖介則先見嚴恪之色然後  
加譴其美車服不執法度者便絕屬籍遣歸田里廣  
平鉅鹿樂成王車騎朴素無金銀之飾帝以白太后  
太后即賜錢各五百萬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諸  
家惶恐倍於永平時乃置織室蠶於濯龍中數往觀

視以為娛樂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諸小王  
論語經書述叙平生雍和終日四年天下豐稔方垂  
無事帝遂封三舅廖防光為列侯並辭讓願受關內  
侯太后聞之曰聖人設教各有其方知人情性莫能  
齊也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今雖已老而復  
戒之在得故日夜惕厲思自降損居不求安食不念  
飽冀乘此道不負先帝所以化導兄弟共同斯志欲  
令瞑目之日無所復恨何意老志復不從哉萬年之  
日長恨矣廖等不得已受封爵退位歸第焉太后其  
年寢疾不信巫祝卜醫數勅絕禱祀至六月崩在位

二十三年年四十餘合葬顯節陵賈貴人南陽人建武末選入太子宫中元二年生肅宗而顯宗以為貴人帝既為太后所養專以馬氏為外家故貴人不登極位賈氏親族無受寵榮者及太后崩乃策書加典人王赤綬安車一駟永巷宮人二百御府雜帛二萬匹大司農黃金千斤錢二千萬

鄧后

和熹鄧后太傅禹之孫也父訓護羌校尉母陰氏光烈皇后從弟女也十二通詩論語諸兄每讀經傳輒下意難問志在典籍不問居家之事七年與諸家子俱選入宮八年冬入掖庭為貴人時年十六后有疾特令后母兄弟入視醫藥不限以日數后言於帝曰宮禁至重而使外舍久在內省上令陛下有幸私之議下使賤妾獲不知足之誦上下交損誠不願也帝曰人皆以數入為榮貴人反以為憂深自抑損誠難及也每有讎會諸姬貴人蘇自修整而后獨著素裝

其衣有與陰后同色者卽解易若並時進見則不敢  
正坐離立行則僂身卑帶每有所問常逡巡後對  
不敢先陰后言十四年夏陰后以巫蠱事廢后請救  
不能得帝便屬意焉會有司奏建長秋宮至冬立爲  
皇后帝每欲官爵邵氏輒哀請謙讓故兄隲終帝世  
不過虎賁中郎元興元年帝崩長子平原王有疾而  
諸王子夭歿前後十數後生者輒隱秘養於人間殤  
帝生始百日后乃迎立之尊后爲皇太后太后臨朝  
常以鬼神難徵淫祀無福乃詔有司罷諸祠官不合  
典禮者又詔赦除建武以來諸犯妖惡及馬竇家屬

所被禁錮者皆復之爲平人減大官導官尚方內者  
服御珍膳靡麗難成之物自非供陵廟稻梁米不得  
導澤朝夕一肉飯而已舊大官湯官經用歲且二萬  
萬太后勅止殺省珍費自是裁數千萬及郡國所貢  
皆減其過半殤帝崩太后與兄隲定策立安帝猶臨  
朝政以連遭大憂百姓苦役殤帝康陵方中秘藏及  
諸工作事事減約十分居一詔告司隸校尉河南尹  
河南太守曰每覽前代外戚賓客假借威權輕薄認  
訶至有濁亂奉公爲人患苦咎在執法懈怠不輒行  
其罰故也今車騎將軍隲等雖懷敬順之志而門宇

廣大姻戚不少賓客奸猾多干禁憲其明加檢勅勿  
相容護自是親屬犯罪無所貸太后慈陰氏之廢赦  
其徙者歸鄉勅還資財五百萬永安二年京師旱親  
幸洛陽寺錄寃獄舊事歲終當饗遣衛士大儻逐疫  
太后以陰陽不和軍旅數興詔饗會勿設戲作樂豐  
年復故太后自入宮掖從曹大家受經書兼天文算  
數書省王政夜則誦讀選諸儒劉珍等及博士議郎  
四府掾史五十餘人詣東觀讐校傳記事畢奏御賜  
葛布有差又詔中官近臣於東觀受經書以教宮人  
七年正月初入太廟齊七日賜公卿百僚有差庚戌

謁宗廟率命婦羣妾相禮儀與皇帝交獻親薦成禮  
而還自太后臨朝水旱十載四夷外侵盜賊內起每  
聞人饑或達旦不寐而躬自減徹以救災厄故天下  
復平歲還豐穰元初六年太后詔徵和帝弟濟北河  
間王子男女五歲以上四十餘人鄧氏親近子孫三  
十人並爲開邸第教學經書詔從兄河南尹豹越騎  
校衛康等曰吾所以引納羣子置之學官者實以方  
今承百王之敝時俗淺薄巧僞滋生五經衰缺不有  
化導將遂陵遲故欲褒崇聖道以匡失俗今世貴戚  
食祿之家溫衣飽飯而面墻學術不識臧否斯故禍

敗所從來也永平中四姓小侯皆令入學所以矯俗厲薄反之忠孝先王旣以武功書之竹帛兼以文德教化子孫故能束修不觸羅網誠令兒曹上述祖考下念詔書足矣其勉之哉康以太后久臨朝政心懷畏懼託病不朝太后使內人問之時宮婢出入多能有所毀譽其者宿者皆稱中大夫所使者乃康家先婢亦自通中大夫康問詎之曰汝我家出爾敢爾耶婢怒還說康詐病而言不遜太后遂免康官遣歸國絕屬籍永寧二年崩在位二十年合葬順陵

唐長孫后

唐太宗文德長孫后河南洛陽人父晟隋爲左驍衛將軍后喜圖傳視古善惡以自鑒矜尚禮法及歸太宗時隱太子豐閱已構后內盡孝事高祖謹承諸妃消釋嫌猜及帝授甲宮中后親慰勉士皆感奮尋爲皇太子妃俄爲皇后性約素服御取給則止益觀書雖容擯不少廢與帝言或及天下事辭曰牝雞司晨家之窮也可乎帝固要之訖不對後庭有被罪者必助帝怒請繩治俟意解徐爲開治終不令有冤下嬪生豫章公主而死后視如所生媵侍疾病輒以所御

飲藥資之下懷其仁兄無忌於帝本布衣交以佐命  
爲元功出入臥內帝將引以輔政后固謂不可乘間  
曰妾托體紫宮尊貴已極不願私親更據權於朝漢  
之呂霍可以爲戒帝不聽自用無忌爲尚書僕射后  
密諭令牢讓帝不獲已乃聽后喜見顏間異母兄安  
業無行父喪逐后無忌還外家后貴未嘗以爲言擢  
衛將軍後與李孝常等謀反將誅后叩頭曰安業罪  
死無赦然向遇妾不以慈戶知之今論如法人必謂  
妾釋憾於兄無乃爲帝累乎遂得減流越舊太子承  
乳母請增東宮什器后曰太子患無德與名器何

請爲從幸九成宮方屬疾會柴紹等急變聞帝甲而  
起后輿疾以從官司諫止后曰上震驚吾何自安疾  
稍亟太子欲請大赦况度道人板塞災會后曰死生  
有命非人力所支若修福可延吾不爲惡使善無效  
我尚何求且赦令國大事佛老異方教耳皆上所不  
爲豈宜以吾亂天下法太子不敢奏以告房玄齡玄  
齡以聞帝嗟美而羣臣請遂赦帝旣許后固爭止及  
大漸與帝決時玄齡小譴就第后曰玄齡久事陛下  
預奇計祕謀非大故願勿置也妾家以恩澤進無德  
而祿易以取禍無屬樞柄以外戚奉朝請足矣妾生

無益於時死不可以厚葬願因山爲壙無起墳無用棺槨器以瓦木約費送終是妾不見忘也又請帝納忠容諫勿受讒省遊畋作役死無恨崩年三十六后嘗采古婦人事著女則十篇又爲論斥漢之馬后不能檢抑外家使與政事乃戒其車馬之侈此謂開本源恤末事常誠守者吾以自檢故書無條理勿令至尊見之及崩宮司以聞帝爲之慟示近臣曰后此書可用垂後我豈不通天命而割情乎顧內失吾良佐哀不可已已謚曰文德葬昭陵因九峻山以成后志

### 宋杜后

宋太祖母杜太后定州安喜人也治家嚴毅有禮法生太祖太宗秦王廷美夔王光贊太祖自陳橋還京師人走報太后曰黜檢已作天子太后曰吾兒素有志今果然太祖卽位尊爲皇太后太祖拜太后於堂上衆皆賀太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爲天子胡爲不樂太后曰吾聞爲君難天子置身氍毹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爲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太祖再拜曰謹受教建隆二年太后不豫太祖待藥餌不離左右疾亟

召趙普入受遺命太后因問太祖曰汝知所以得天  
下乎太祖嗚噎不能對太后固問之太祖曰臣所以  
得天下者皆祖考及太后之積慶也太后曰不然正  
由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耳使周氏有長君天下豈  
爲汝有乎汝百歲後當傳位與汝弟四海至廣萬幾  
至衆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大祖頓首泣曰敢不如  
教太后顧謂趙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命普於  
榻前爲約誓書普於紙尾書臣普書藏之金匱命謹  
密宮人掌之太后崩於滋德殿

曹后

仁宗曹后真定人樞密使武惠王彬之孫也明道二  
年郭后廢詔聘入宮景祐元年九月冊爲皇后性慈  
儉重稼穡常於禁苑種穀親蠶善飛帛書慶曆八年  
閏正月帝將以望夕再張燈后諫止後三日衛卒數  
人作亂夜越屋叩寢殿后方侍帝聞變遽起帝欲出  
后閉閣擁持趣呼都知王守忠使引兵入賊傷宮嬪  
殿下聲徹帝所宦者以乳媪毆小女子給奏后叱之  
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耶后度賊必縱火陰遣人挈  
水踵其後果舉炬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侍后

皆親剪其髮諭之曰明日行賞用是爲驗故爭盡死  
力賊卽擒滅閭內妾與卒亂當誅祈哀幸姬姬言之  
帝貸其死后具衣冠見請論如法曰不如是無以肅  
清禁掖帝命坐后不可立請移數刻卒誅之張妃怙  
寵上僭欲假后輿出游帝使自來請后與之無靳色  
妃喜還以告帝曰國家文物儀章上下有秩汝張之  
而出外庭不汝置妃不懌而輟英宗方四歲育禁中  
后拊鞠周盡迨入爲嗣子贊策居多帝夜暴疾崩后  
悉歛諸門鑰寘於前召皇子入及明宰臣韃琦等至  
奉英宗卽位尊后爲皇太后帝感疾請權同處分軍

國事御內東門小殿聽政大臣日奏事有疑未決者  
則曰公輩更議之未嘗出已意頗涉經史多援以決  
事中外章奏日數十一一能紀綱要檢梃曹氏及左  
右臣僕毫分不以假借宮省肅然明年夏帝疾益愈  
卽命撤簾還政帝持書久不下及秋始行之勅有司  
崇峻典禮以弟侑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神宗立尊爲  
太皇太后帝極致誠孝所以承迎娛悅無所不盡從  
行登翫每先後策掖后亦慈愛天至或退朝稍晚必  
自至屏扆候矚間親持饌飲以食帝恐家男子舊毋  
得入謁后春秋高侑亦老帝數言宜使入見輒不許

他日佾侍帝帝復為請乃許之因偕詣后闕少焉帝  
先起若令佾得伸親親意后遽曰此非汝所當得留  
趣遣出晚得水疾侍醫莫能治元豐二年冬疾甚帝  
視疾寢門衣不解帶旬日崩年六十四帝推恩曹氏  
拜中書令進官者四十餘人初三安石當國變亂舊  
章后乘間語神宗謂祖宗法度不宜輕改熙寧郊祀  
前數日帝至后所后曰吾昔聞民間疾苦必以告仁  
宗因赦行之今亦當爾帝曰今無他事后曰吾聞民  
間甚苦青苗助役宜罷之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  
衆帝欲愛惜保全之不若暫出於外帝悚聽垂欲

止復為安石所持遂不果帝嘗有意於燕薊已與大  
臣定議乃詣后白其事后曰儲蓄賜予備乎鎧仗士  
卒精乎帝曰固已辦之矣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  
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  
所係未易以言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何待  
今日帝曰敢不受教蘇軾以詩得罪下御史獄人以  
為必死后違豫中聞之謂帝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  
軾兄弟喜曰吾為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  
獄得非讐人中傷之乎拈至於詩其過微矣吾疾勢  
已篤不可以寃濫致傷中和宜熟察之帝涕泣軾由

此得免及崩帝哀慕毀瘠殆不勝喪有司上謚曰慈  
聖光獻葬於永昭陵

高后

英宗高后亳州蒙城人曾祖瓊祖繼勳皆有勲王室  
至節度使母曹氏慈聖光獻后姊也故后少鞠宮中  
時英宗亦在帝所與后年同仁宗謂慈聖異日必以  
爲配既長遂成昏濮邸生神宗皇帝岐王顥嘉王頊  
壽康公主治平二年冊爲皇后后弟殿內崇班士林  
供奉久帝欲遷其官后謝曰士林獲升朝籍分量已  
過豈宜援先后家比辭之神宗立尊爲皇太后居寶  
慈宮帝累欲爲高氏營大第后不許久之但斥望春  
門外隙地以賜凡營繕百役費悉出寶慈不調大農



一錢元豐八年帝不豫浸劇宰執王珪等入問疾乞立延安郡王爲皇太子太后權同聽政帝頷之珪等見太后簾下泣撫王曰兒孝順自官家服藥未嘗去左右書佛經以祈福喜學書已誦論語七卷絕不好弄乃令王出簾外見珪等珪等再拜謝且賀是日降制立爲皇太子初岐嘉二王日問起居至是令毋輒入又陰勅中人梁惟簡使其妻製十歲兒一黃袍懷以來蓋密爲踐阼倉卒備也哲宗嗣位尊爲太皇太后驛召司馬光呂公著未至迎問今日設施所宜先及條上已散遣修京城役夫減皇城觀卒止禁庭

工技廢導洛司出近侍尤亾狀者戒中外毋苛歛寬民間保戶馬事由中旨王珪等勿預知又起文彥博於既老遣使勞諸途諭以復祖宗法度爲先務且令亟疏可用者從父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蔡確欲獻諛以固位乞復其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先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行徹旦不能寐聖情自是驚悸馴致大故禍由遵裕得免刑誅幸矣先帝肉未冷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確悚慄而止光公著至並命爲相使同心輔政一時知名士彙進於廷凡熙寧以來政事弗便者次第罷之於是以常平舊式

改青苗以嘉祐差役參募役除市易之法遣茶鹽之禁舉邊砦不毛之地以賜西域而宇內復安契丹主戒其臣下勿復生事於疆場曰南朝盡行仁宗之政矣蔡確坐卓蓋亭詩譏嶺表后謂大臣曰元豐之末吾以今皇帝所書佛經以示人是時惟王珪曾奉賀遂定儲極且以子繼之有何間言而確自謂有定策大功妄扇事端規爲異時眩惑地吾不忍明言姑託訕上爲名逐之耳此宗社大計姦邪怨謗所不暇恤也廷試舉人有司請循天聖故事帝后皆御殿后止之又請受冊寶於文德后曰母后當陽非國家美事

況天子正衙豈所當御就崇政足矣上元燈宴后母當入觀止之曰夫人登樓上必加禮是由吾故而越典制於心殊不安但令賜之燈燭遂歲以爲常姪公繪公紀當轉觀察使力過之帝請至再僅遷一秩終后之世不敢改又以官冗當汰詔損外氏恩四之一以爲宮掖先臨政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宋用臣等旣被斥祈神宗乳媪入言之冀得復用后見其來曰汝來何爲得非爲用臣等游說乎且汝尚欲如曩日求內降干撓國政邪若復爾吾卽斬汝媪大懼不敢出一言自是內降遂絕力行故事抑絕外家私恩

文思院奉上之物無問巨細終身不取其一人以爲女中堯舜元祐八年九月屬疾崩年六十二後二年章惇蔡卞邢恕始造爲不根之謗皇太后太妃力辯其誣事乃已語在恕傳至高宗時詔舉惇卞恕罪褒錄后家擢從孫世則節度使他受恩者又十餘人云英宗子長神宗次吳王顥次益王頽皆高后出也顥封東陽郡王神宗立徙王雍哲宗嗣位徙封楊王賜贊拜不名五日一謁禁中帝致恭如家人禮自熙寧以來顥屢請居外章上輒卻至元祐初乃賜咸宜坊第一區榜曰親賢與第顥對邸車駕偕三宮臨幸

留宴終日拜太尉諸子皆命賜官制曰先皇帝篤兄弟之好以恩勝義不許二叔出居於外蓋武王待周公之義太皇太后嚴朝廷之禮以義制恩始從其請出就外宅得孔子遠其子之意二聖不同同歸於道皆可以爲萬世法朕承侍兩宮按行新第顧瞻懷思潛然出涕昔漢明帝問東平王在家何以爲樂王言爲善最樂帝大其言因送列侯印十九枚諸子五歲以上悉佩之著之簡策天下不以爲私今王諸子性於忠孝漸於禮義自勝衣以上頽然皆有成人之風朕甚嘉之其各進二官以助其爲善之樂尚勉之哉

史記卷六十一 呂后  
母系父祖以為邦家。徙封徐王。詔書不名。宣仁有疾。顛旦旦入問。因亦被病。帝親挾醫視診。令晝夜具起居狀。聞小愈則喜。既而薨。

后之二 篡亂

漢呂后

漢高祖呂后父呂公。單父人也。好相人。高祖微時。呂公見而異之。乃以女妻高祖。生惠帝。魯元公主。高祖為漢王元年。封呂公為臨泗侯。二年。立惠帝為太子。後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太子為人仁弱。高祖以為不類己。嘗欲廢之。而立如意。如意類我戚姬。嘗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益疏。如意且立為趙王。留長安。幾代太子者。數賴公卿大臣爭及叔孫通諫。用留侯策。得

無易呂后爲人剛毅佐高帝定天下兄二人皆爲列將從征伐長兄澤爲周呂侯次兄釋之爲建成侯逮高祖而侯者三人高祖四年臨泗侯呂公薨高祖崩惠帝立呂后爲皇太后廼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曰子爲王母爲虜終日春薄暮常與死爲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女太后聞之大怒曰乃欲倚女子邪乃召趙王誅之使者三反趙相周昌不遣太后召趙相相繼以至長安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入宮掖輿起居飲食數月帝晨出射趙王不能蚤起太后

伺其獨居使人持鴆飲之遲帝還趙王死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飲瘖藥使居鞠獄中名曰人彘居數月乃召惠帝觀人彘帝視而問知其戚夫人廼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爲臣爲太后子終不能復治天下以此日飲爲淫樂不聽政七年而崩太后發喪哭而泣不下留侯子張辟疆爲侍中年十五謂丞相陳平曰太后獨有帝而哭不悲君知其解未陳平曰何解辟疆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爲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官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脫

禍矣丞相如辟疆計請之太后悅其哭乃哀呂氏權  
由此起乃立孝惠後宮子為帝太后臨朝稱制以左  
丞相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不治  
事令監宮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太后常用事公  
卿皆因而決事乃追尊酈侯台父為悼武王欲以王  
諸呂為漸復殺高祖子趙王友及燕王建四月太后  
風大臣請王諸呂遂立周呂侯子台為呂王台弟產  
為梁王建成侯釋之子祿為趙王台子通為燕王又  
封諸呂凡六人皆為列侯追尊父呂公為呂宣王兄  
周呂侯為悼武王初宣平侯張敖尚帝姊魯元公主

有女惠帝即位呂太后欲為重親以公主女配帝為  
皇后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乃使陽為有身取後宮  
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為太子惠帝崩太子  
立為帝四年乃自知非皇后所出言曰太后安能殺  
吾母而名我我壯即為變太后聞而患之恐其作亂  
乃幽之永巷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見太后下詔廢之  
詔曰凡有天下治萬民者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  
驩心以使百姓百姓欣然以事其上歡欣交通而天  
下治今皇帝疾久不已乃失惑昏亂不能繼嗣奉宗  
廟守祭祀不可屬天下其議代之羣臣皆曰皇太后

爲天下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羣臣頓首奉詔遂以幽死立恒山王弘爲皇帝七年以梁王呂產爲相國趙王祿爲上將軍立營陵侯劉澤爲瑯琊王八年封中謁者張釋卿爲列侯諸中宦官者令丞皆賜爵關內侯食邑秋七月辛巳皇太后崩於未央宮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將相列侯下至郎吏各有差大赦天下初太后病困以呂祿居北軍呂產居南軍戒曰高帝與臣約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大臣不平恐其爲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爲人所制及太后崩上將軍祿相國產顯兵秉政自知背高皇

帝約恐爲大臣諸侯王所誅因謀作亂時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在京師以祿女爲婦知其謀乃使人告兄齊王遂發兵又許瑯琊王澤發其國兵并將而西產祿等遣大將軍濞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使人諭齊王與連和待呂氏變而共誅之太尉勃與丞相平謀以曲周侯酈商子寄與祿書使人劫商令寄給說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王諸侯王以爲宜今太后崩帝少足下不急之國守藩乃爲上將將兵留此爲大臣諸侯所疑何不速歸將軍印以兵屬

太尉請梁王亦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  
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祿  
然其計使人報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爲不便計猶豫  
未有所決祿信寄與俱出遊過其姑呂頹頹怒曰汝  
爲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  
下曰無爲他人守也八月庚申平陽侯窋行御史大  
夫事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產  
曰王不早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嬰與齊  
楚合從狀告產平陽侯窋聞其語馳告丞相平太尉  
勃勃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紀通尚符節迺令持

勃內勃北軍勃復令酈寄與客劉揭說祿曰帝  
太尉守北軍欲令足下之國急歸將軍印辭去不然  
禍且起祿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勃勃入軍  
門行令軍中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軍皆左袒  
勃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丞相平召朱虛侯章佐勃  
勃令章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納相國產殿門  
產不知祿已去北軍入未央宮欲爲亂殿門弗內徘徊  
往來平陽侯馳語太尉勃勃尚恐不勝未敢誦言  
誅之乃謂朱虛侯章曰急入宮衛帝章從勃請卒千  
人入未央宮掖門見產廷中日曠時遂擊產產走天

史記卷五十六 漢書卷五十六 漢書卷五十六  
大風從官亂莫敢鬪者遂產殺之郎中府吏舍廁中  
章已殺產帝令謁者持節勞章章欲奪節謁者不肯  
章乃從與載因節信馳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北軍  
復報太尉勃勃起拜賀章曰所患獨產今已誅天下  
定矣辛酉斬呂祿答殺呂須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  
少長皆斬之大臣相與陰謀以為少帝及三弟為王  
者皆非孝惠子夜共誅之尊立文帝

唐武后

高宗則天皇武氏并州文水人父士護為太宗將  
文德皇后崩久之太宗聞士護女美召為才人方十  
四母楊慟泣且訣后獨自如曰見天子庸知非福何  
兒女悲乎母避其意止泣既見帝賜號武媚及帝崩  
與嬪御皆為比丘尼高宗為太子時入侍悅之王皇  
后久無子蕭淑妃方幸后陰不悅它日帝過佛廬才  
人見且泣帝感動后廉知狀引內後宮以撓妃寵才  
人有權數詭變不窮始下辭降體事后后喜數譽於  
帝故進為昭儀一旦顧幸在蕭右變與后不協后性

簡重不曲事上下而毋柳見內人尚宮無浮禮故昭儀伺后所薄必款結之得賜予盡以分遺由是后及妃所爲必得得輒以聞然未有以中也昭儀生女后就顧弄去昭儀潛斃兒衾下伺帝至陽爲歡言發衾視兒死矣又驚問左右皆曰后適來昭儀卽悲涕帝不能察怒曰后殺吾女往與妃讒媚今又爾耶由是昭儀得入其誓后無以自解而帝愈信愛始有廢后意久之欲進號宸妃侍中韓瑗中書今來濟言妃嬪有數今立別號不可昭儀乃誣后與母狀勝蠱卜帝挾前憾實其言將遂廢之曰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及

濟瀕死固爭帝猶豫中書舍人李義府衛尉卿敬宗素險賊狙勢陰佐昭儀以偏言怒帝卽表請昭儀爲后帝意決下詔廢后囚宮中家屬盡流嶺南詔李勣于志寧奉璽綬進昭儀爲皇后命羣臣及四夷酋長朝后肅儀門內外命婦入謁朝皇后自此始后見宗廟再贈士護至司徒周國公謚忠孝配食高祖廟毋揚再封代國夫人家食魏千戶許敬宗又奏王后父仁祐無它功以宮掖故超列三事今庶人謀亂宗社罪宜夷宗仁祐應斷棺陛下不窮其誅家止流竄仁祐不宜引庇廢宥逆子孫有詔盡奪仁祐官

爵而后及良娣俄爲武后所殺改后姓爲蟒良娣爲  
梟初帝念后間行至囚所見門禁錮嚴進飲食實中  
惻然傷之呼曰皇后良娣無恙乎今安在二人同辭  
曰妾等以罪爲婢安得尊稱耶流淚嗚咽又曰陛下  
幸念疇日使妾死更生復見日月乞署此爲回心院  
帝曰朕卽有處置武后知之促詔杖二人百剔其手  
足反接投醜穢中曰令二嫗骨醉數日死殊其尸初  
詔旨到后再拜曰陛下萬年昭儀承恩死吾分也至  
良娣罵曰武氏狐媚翻覆至此我後爲猫使武氏爲  
鼠吾當扼其喉以報武后聞之詔六宮毋畜猫武后

頓見二人被髮瀝血爲厲惡之以巫祝解謝卽徙蓬  
萊宮厲復見故多駐東都是時后家貴寵甚后乃製  
外戚誠獻諸朝解釋譏諫遂無忌遂良踵死徙所寵  
婦赫然后城寓深阻柔屈不耻以就大事帝謂能奉  
已故披公議立之已得志卽盜威福施施無憚避帝  
亦懦昏莫能鉗勒使不得專久稍不平麟德初后召  
方士郭行真入禁中爲蠱祝宦人王伏勝發之帝怒  
因是召西臺侍上上官儀儀指言后專恣失海內望  
不可承宗廟與帝意合乃趣使草詔廢之左右馳告  
后后遽從帝自詆詔草猶在帝所帝羞縮待之如初

猶意其志且曰是皆上官儀教我后諷許敬宗構儀  
殺之初元舅大臣怖旨不閱歲屠覆道路目語及儀  
見誅則政歸房帷天子拱手矣羣臣朝四方奏章皆  
曰二聖每視朝殿中垂簾帝與后偶坐生殺賞罰惟  
所命當其忍斷雖甚愛不少隱也帝晚益病風不支  
天下事一付后后乃更爲太平文治事大集諸儒內  
禁殿譔定列女傳臣軌百寮新誠樂書等大抵千餘  
篇因令學士密裁可奏議分宰相權時人謂之北門  
學士始士夔娶相里氏生子元慶元爽又娶楊氏生  
三女伯嫁賀蘭越石蚤寡封國夫人仲卽后季嫁

郭孝慎前死楊以后故寵日益徙封榮國始兄子惟  
良懷運與元慶等遇楊及后禮薄后嚙不置及是元  
慶爲宗正少卿元爽少府少監惟良司衛少卿懷運  
淄州刺史它日夫人置酒酣謂惟良曰若等記疇日  
事乎今謂何對曰幸以功臣子位朝廷晚緣戚屬進  
憂而不榮也夫人怒諷后爲退讓請惟良等外遷  
無示天下私繇是惟良爲始州刺史元慶龍州元爽  
濠州俄坐事死振州元慶至州憂死韓國出入禁中  
一女國姝帝皆寵之韓卒女封魏國夫人欲以備嬪  
職難於后未決后內忌甚會封泰山惟良懷運以岳

牧來集從還京師后毒殺魏國歸罪惟良等盡殺之  
氏曰蠖以韓國子敏之奉士護祀初魏國卒敏之入  
弔帝為慟敏之哭不對后曰兒疑我惡之俄貶死楊  
氏咸寧元年卒進封魯國謚忠烈詔文武九品以上  
及五等親與外命婦赴弔以王禮葬咸陽給班劍葆  
伏鼓吹時天下旱后偽表求避位不許俄又贈士護  
太尉兼太子太師太原郡王魯國忠烈夫人為妃上  
元元年進號天后建言十二事一勸農桑薄賦徭二  
給復三輔地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四南北中尚禁  
浮功五省功費力役六廣言路七杜讒口八王公以



降皆習老子九父在為母服齊衰三年十上元前勳  
官已給告身者無追數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稟入  
十二百官任事义才高位下者得進階申滯帝皆下  
詔畧施行之蕭妃女義陽宣城公主幽掖庭幾四十  
不嫁太子弘言於帝后怒醜殺弘立雍王賢為太子  
帝將下詔遜位于后宰相郝處俊固諫乃止后欲外  
示寬裕劫人心使歸已即奏言今羣臣納半俸百姓  
計口錢以贍邊兵恐四方妄商虛實請一罷之詔可  
儀鳳三年羣臣蕃夷長朝后于光順門即并州建太  
原郡王廟永隆元年太子賢聞宮中竊議以賢為天

后姊韓國夫人所生內自疑懼明崇儼以厭勝之術  
爲天后所信嘗密稱太子不堪承繼英王貌類太宗  
又言相王相最貴天后嘗命北門學士撰少陽正範  
及孝子傳以賜太子又數作書誚讓之太子愈不自  
安及崇儼死賊不得天后疑太子所爲太子頗好聲  
色與戶奴趙道生等狎昵多賜之金帛司議郎韋承  
慶上書諫不聽天后使人告其事詔薛元超裴炎與  
御史大夫高智周等雜鞠之於東宮馬坊搜得皂甲  
數百領以爲反具道生又歛稱太子使道生殺崇儼  
上數愛太子遂回欲宥之天后曰爲人子懷逆謀天

地所不容大義滅親何可赦也甲子廢太子賢爲庶  
人遣右監門中郎將令狐智通等送賢詣京師幽於  
別所黨與皆伏誅乃焚其甲於天津橋南以示民立  
子哲爲太子帝頭眩不能視侍醫張文仲秦鳴鶴曰  
風上逆破頭血可愈后內幸帝殆得自專怒曰是可  
斬帝體寧刺血處耶醫頓首請命帝曰醫議疾烏可  
罪且吾眩不可堪聽爲之醫一再刺帝曰吾目明矣  
言未畢后簾中載拜謝曰天賜我師身負繒寶以賜  
帝不豫太子監國詔侍中裴炎等於東宮平章政事  
及大漸受遺輔太子是爲中宗天后稱皇太后遺詔

軍國大務聽參決裴炎改中書令舊宰相議事門下  
省號政事堂至炎以中書令執政事筆故徙政事堂  
於中書省光宅元年中宗欲以后父帝玄貞為侍中  
及授乳媪子五品官炎固執不從帝怒曰我意讓國  
與玄貞豈不可何惜侍中邪炎懼因與武后謀廢帝  
后命炎泊劉禕之率羽林將軍程務挺張虔勗勒兵  
入宮宣太后令扶帝下殿帝曰我何罪后曰以天下  
與玄貞安得無罪乃廢帝為廬陵王更立豫王為皇  
帝炎以定策功封永清縣男后坐武成殿帝率羣臣  
號冊越三日太后臨軒命禮部尚書攝太尉武承

嗣大常卿攝司空王德貞冊嗣皇帝自是太后常御  
紫宸殿施慘紫帳臨朝有飛騎十餘人飲於坊曲一  
人言彙知別無勲賞不若奉廬陵一人起出詣北門  
告之座未散皆捕得繫羽林獄言者斬餘以知反不  
告皆絞告者除五品官告密之端自此興矣太后命  
左金吾將軍丘神勣詣巴州檢校故太子賢宅以備  
外虞其實風使殺之神勣至巴州幽賢於別室逼令  
自殺太后乃歸罪於神勣貶疊州刺史尋復入為左  
金吾將軍遷廬陵王於房州太后改元光宅旗幟皆  
從金色東都為神都尚書省為文昌臺僕射為左右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相門下省為鸞臺中書省為鳳閣侍中為納言中書  
令為內史御史臺為肅政臺許諫官御史風聞言事  
武后既廢中宗又立睿宗實亦囚之諸武擅命唐子  
孫誅戮天下憤之李勣孫敬業為眉州刺史坐賊貶  
柳州司馬時客揚州失職怏怏遂乘人怨謀起兵先  
諭其黨監察御史薛章求使江都及至今雍人常超  
告州長史陳敬之反章乃收繫之敬業即矯制殺敬  
之自稱州司馬且言奉密詔募兵討高州叛會即開  
封庫令參軍李宗臣釋繫囚驅工匠數百人授甲斬  
錄事參軍孫處行以徇前蓋屋吐剌魏思溫為軍師旬

日兵十餘萬以匡復廬陵王為詞傳檄州縣畧曰偽  
臨朝武氏者人非溫順地實寒微昔克太宗下陳嘗  
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密隱先帝之私陰  
圖後庭之嬖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聚麀殺姊屠  
兄弑君鳩毋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包藏禍  
心竊窺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  
以重任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試觀今日之  
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后見檄問曰誰所為或對  
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有如此才而使之流  
落不偶乎敬業又索狀類太子賢者奉之詭衆曰賢

實不死楚州司馬李崇福率所部三縣應之武后遣將軍李孝逸將兵三十萬往擊之使黑齒常之將江南兵爲孝逸援擊敗敬業于江都斬之黨與皆夷其家先是后已得政稍自肆后姪武承嗣請立七廟追王其先炎諫曰太后天下母以盛德臨朝宜存至公不容追王祖考示自私且獨不見呂氏事乎后曰呂氏之王權屬生人今追崇先世存亡迹異安得同哉炎曰蔓草難圖漸不可長后不悅而罷承嗣又諷太后誅韜王元嘉魯王靈夔以絕宗室望劉禕之常仁約畏默不敢言炎獨固爭后愈銜怒未幾賜爵河東

侯豫王雖爲帝未嘗省天下事炎謀乘太后出遊龍門以兵執之還政天子會久雨太后不出而止徐敬業兵興后議討之炎曰天子年長矣不豫政故豎子有辭今若復子明辟賊不討而解御史崔登曰炎受顧託身總大權聞亂不討乃請太后歸政此必有異圖后乃捕炎送詔獄遣御史大夫審味道御史魚承曄參鞠之鳳閣侍郎胡元範曰炎社稷臣有功於國悉心事上天下所知臣明其不反納言劉齊賢繼辯之后曰炎反有端顧卿未知耳元範齊賢曰若炎反臣輩亦反矣后曰朕知炎反卿輩不反遂斬于都

亭驛帝方質同平章事初炎下獄單于道安撫大使程務挺密表申理由是忤旨務挺素與李敬業黨與唐之奇杜求仁善或譖之曰務挺與裴炎徐敬業通謀遣將軍裴紹業即軍中斬之籍沒其家突厥聞務挺死所在宴飲相慶又為務挺立祠每出師必禱之太后方怫恚一日召羣臣廷讓曰朕於天下無負若等知之乎羣臣唯唯太后曰朕輔先帝踰三十年憂勞天下爵位富貴朕所與也天下安佚朕所養也先帝棄羣臣以社稷為託不敢愛身而知愛人今為戎者皆將相何見負之遽且受遺老臣仇扈難制有

炎乎世將種能令亡命者若徐敬業乎宿將者若程務挺乎彼皆人豪不利於朕朕能戮之公等才有過彼蚤為之不然謹以事朕無詒天下笑羣臣頓首不敢仰視曰惟陛下命久之下詔陽若復辟者睿宗揣非情固請臨朝制可垂拱元年武后制官民皆得自舉垂拱二年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已又自以久專國事內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有告密者供馬給食使詣行在所農夫樵人皆得召見或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於是四方告密者蠶起有魚保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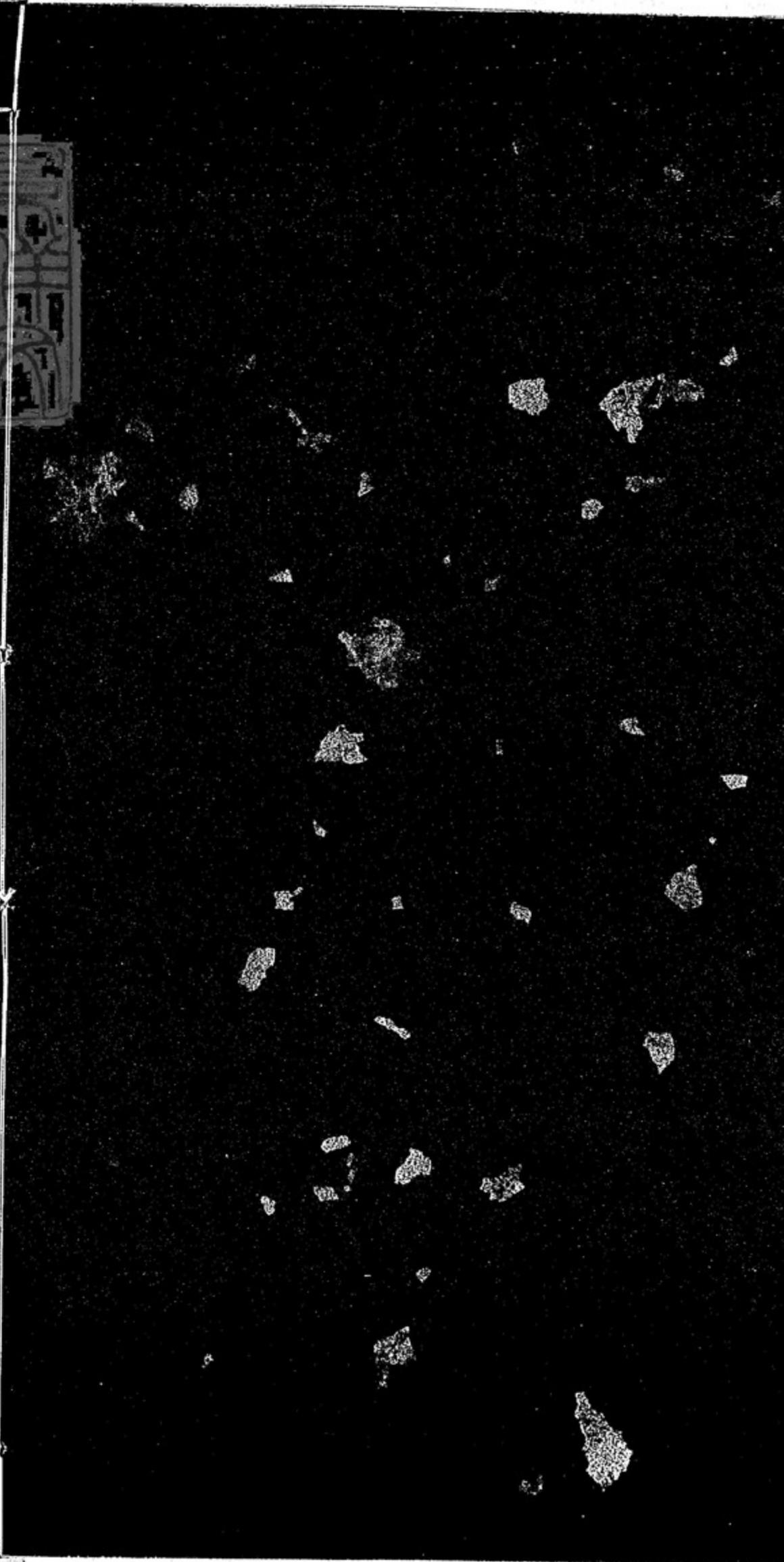
者請鑄銅為匱以受天下密奏其器一室四隔上各有竅可入不可出太后善之未幾其怨家投匱告保家嘗為徐敬業作兵器遂伏誅后乃治銅匱為一室署東曰延恩受千賞自言南曰招諫受時政失得西曰申寃受抑枉所欲言北曰通玄受識步秘策詔中書門下一官典領太后不惜爵位以籠四方豪傑自為助雖妄男子言有所合輒不次官之至不稱職尋亦廢誅不少縱務取實才真賢又畏天下有謀反逆者詔許上變在所給輕傳供五品食送京師即日召與爵賞歆動之凡言變更不得何語雖云夫堯

子必親延見廩之客館敢稽顙不送者以所告罪之故上變者徧天下人人屏息無敢議有胡人索元禮知太后意因告密召見擢為游擊將軍令案制獄元禮性殘忍推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太后數召見賜以張其權於是周興來俊臣之徒效之紛紛繼起興累遷至秋官侍郎俊臣累遷至御史中丞相與私畜無賴數百人專以告密為事欲陷一人輒令數處俱告事狀如一俊臣與司刑評事萬國俊共撰羅織經數篇教其徒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節太后得告密者輒令元禮等推之競為訊囚酷作

大枷有定百脉突地吼死豬愁求破家反是實等名  
號或以椽關手足而轉之謂之鳳凰曬翅或以物絆  
其腰引枷向前謂之驢駒拔櫪或使跪捧枷累甕其  
上謂之仙人獻果或使立高木之上引枷尾向後謂  
之玉女登梯或倒懸石縋其首或以醋灌鼻或以鐵  
圈轂其首而加楔至有腦裂髓出者每得囚輒先陳  
其械具以示之皆戰栗流汗望風自誣每有赦令俊  
臣輒令獄卒先殺重囚然後宣示太后以為忠益寵  
任之中外畏此數人甚於虎狼新豐有山因震突出  
太后以為美祥赦其縣更名慶山荆人俞文俊上言



所藏書



東方化學研究所  
No. 685  
九  
四

0 1 2 3 4 5 6 7 8 9 10





東晉書  
卷之六  
謝安傳

不和疣贅生地不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主處

山變為災非慶也太后怒投嶺外後為六道使所

經詔毀乾元殿為明堂以浮屠薛懷義為使督作懷

義本馮氏名小寶偉岸淫毒佯狂洛陽市千金公主

嬖之上言小寶可入侍后召與私悅之欲掩迹得通

籍出入使祝髮為浮屠拜白馬寺主詔與太平公主

婿薛紹通昭穆紹父事之至是護作士數萬巨木率

一章千人乃能引又度明堂後為天堂鴻麗嚴與次

之堂成拜左威衛大將軍梁國公出入乘御馬宦者

十餘人侍從士民遇之皆奔避有近之者輒搃其首

流血委之而去任其生死見道士則極意毆之仍髡其髮而去朝貴皆匍匐禮謁武承嗣武三思皆執僮僕之禮以事之爲之執轡懷義視之若無人多聚無賴少年度爲僧縱橫犯禁人莫敢言右臺御史馮思勗屢以法繩之懷義遇思勗於途令從者毆之幾死以蘇良嗣爲左相常待價爲右相良嗣遇僧懷義於朝堂懷義偃蹇不爲禮良嗣大怒命左右捽曳批其頰數十懷義訴於太后太后曰阿師當於北門出入南牙宰相所往來勿犯也太后託言懷義有巧思故使入禁營造補闕王求禮上表以爲太宗時有羅黑



黑善彈琵琶太宗闈爲給使使教官人陛下若以懷義爲巧性欲宮中驅使者臣請闈之庶不亂宮闈表寢不出冀州鷓鴣化爲雄是年狄仁傑爲冬官侍郎鳳閣侍郎劉禕之竊謂鳳閣舍人賈大隱曰太后旣廢昏立明安用臨朝稱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密奏太后不悅謂左右曰禕之我所引乃復叛我誣禕之受歸誠州都督孫萬榮金又與許敬宗妾有私命肅州刺史王本立推之本立宣勅示禕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爲勅太后大怒以爲拒捍制使賜死于家禕之初下獄睿宗爲之上疏申理親友皆

賀之禘之曰此乃所以速吾死也臨刑沐浴神色自若魏玄同爲納言李孝逸旣克徐敬業聲望甚重武承嗣等惡之使人誣告孝逸自云名中有兔兔月中物當有天分太后以孝逸有功減死除名流儋州而卒后欲遣帝待價擊吐蕃帝方質奏請遣御史監軍后曰古者明君遣將闔外之事悉以委之比聞御史監軍軍中事皆承稟以下制上非令典也且何以責其有功遂罷之始作崇先廟于西京享武氏武承嗣使鑿白石爲文曰聖母臨人永昌帝業末紫石雜藥物填之使雍州人唐同泰奉表獻之稱獲之于洛水

后號爲寶圖擢同泰游擊將軍於是汜人又上瑞太后乃郊上帝謝賜自號聖母神皇作神皇璽改寶圖曰天授聖圖號洛水曰永昌水圖所曰聖圖泉勒石洛壇左曰天授聖圖之表改汜水曰廣武殺太子舍人郝象賢后有憾於其祖處俊也時柄去王室大臣重將皆撓不得逞宗室孤外無寄足地武后潛謀革命稍除宗室絳州刺史韓王元嘉青州刺史霍王元軌邢州刺史魯王靈夔豫州刺史越王貞及元嘉子通州刺史黃公譔元軌子江都王緒申州刺史東莞公融靈夔子范陽王諱貞子博州刺史琅邪王沖

在宗室中皆以才行有美名太后尤忌之元嘉等內不自安密有匡復之志譏謬爲書與貞云內人病浸重當速療之若至今冬恐成痼疾及太后召宗室朝明堂諸王因遞相驚曰神皇欲於大饗之際使人告密盡收宗室誅之無遺類譏詐爲皇帝璽書與沖云朕遭幽繫諸王宜各發兵救我沖又詐爲皇帝璽書云神皇欲移李氏社稷以授武氏八月沖召長史蕭德宗等令募兵分告韓霍魯越及貝州刺史紀王慎各令起兵共趣神都太后聞之以左金吾將軍丘神勣爲清平道行軍大摠管以討之沖募兵得五千餘

人欲度河取濟州先擊武水武水令郭務悌詣魏州求救莘令馬玄素將兵千七百餘人中道邀沖恐力不敵入武水閉門拒守沖推草車塞其南門因風縱火焚之欲乘火突入火作而風回沖軍不得進由是氣沮沖還走博州至城門爲守門者所殺凡起兵七日而敗丘神勣至博州官吏素服出迎神勣揮刃盡殺之凡破千餘家越王貞聞沖起亦舉兵於豫州遣兵陷上蔡九月命左豹韜大將軍麴崇裕爲大摠管將兵十萬以討之又命張光輔爲諸軍節度削貞沖屬藉更姓虺氏貞聞泝敗欲自鑠詣闕謝罪會所署

新蔡令傅延慶募得勇士二千餘人貞乃宣言於衆曰琅邪已破魏相數州有兵二十萬朝夕至矣發屬縣兵共得五千分爲五營使汝陽縣丞裴守德等將之署九品以上官五百餘人所署官皆受迫脅莫有鬪志惟守德與之同謀貞以其女妻之署大將軍委以腹心貞使道士及僧誦經以求事成左右及戰士皆帶辟兵符麴崇裕軍至豫州城東四十里裴守德拒戰兵潰而歸貞大懼閉閣自守崇裕至城下左右謂貞曰王豈可坐待戮辱貞守德及其妻皆自殺與沖皆梟首東都闕下初范陽王諶遣使語貞及沖曰

若四方諸王一時並起事無不濟諸王往來相約結未定而沖先發惟貞狼狽應之諸王皆不敢發故敗貞之將起兵也遣使告壽州刺史趙瓌瓌妻常樂公主謂使者曰爲我語越王昔隋楊氏將篡周室尉遲迥周之甥也猶能舉兵匡救社稷功雖不成威振海內足爲忠烈况汝諸王先帝之子焉得不以社稷爲心今李氏危若朝露汝諸王不舍生狗義尚猶豫不發欲何須邪禍且至矣大丈夫當爲忠義鬼無爲徒死也及貞敗太后欲悉誅韓魯等諸王命御史蘇珣訊問皆無明驗或告珣與韓魯通謀太后召珣詰之

珣抗論不服太后曰卿大雅之士朕當別有任使此  
獄不必卿也乃命珣於河西監軍更使周興等按之  
於是收韓王元嘉魯王靈夔黃公譔常樂公主於東  
都迫脅皆自殺更其姓曰虺親黨皆誅諸王牽連死  
滅殆盡子孫雖嬰祿亦投嶺南王本立同平章事太  
后身拜洛受圖天子率太子羣臣蠻夷以次列大陳  
珍禽奇獸貢物鹵簿壇下禮成去來昌元年享萬象  
神宮改服袞冕摺大圭執鎮圭睿宗亞獻太子終獻  
合祭天地五方帝百神從以高祖太宗高宗配引魏  
王士護從配班九條訓百官遂大饗羣臣號士護周

忠孝太皇楊忠孝太后武承嗣為納言張光輔守內  
史殺辰州別駕汝南王熾連州別駕鄱陽公誣等宗  
室十二人徙其家於雋州殺天官侍郎鄧玄挺玄挺  
女為誣妻又與熾善誣謀迎中宗於廬陵以問玄挺  
熾又嘗謂玄挺曰欲為急計何如玄挺皆不應故坐  
知反不告同誅諸王之起兵也貝州刺史紀王慎獨  
不預亦坐繫獄檻車徙巴州更姓虺行及蒲州而卒  
八男東平王續等相繼被誅家徙嶺南徐敬業之敗  
也弟敬真流縑州逃歸將犇突厥過洛陽洛陽令張  
嗣明資遣之至定州為吏所獲嗣明敬真多引海內

知識云有異圖蓋以魚死於是朝野之士為所連引坐死者甚眾嗣明誣內史張光輔云征豫州日私論圖繼天文陰寧兩端光輔與敬真嗣明等同誅籍沒其家秋官尚書張楚金陵州刺史郭正一鳳閣侍郎元萬頃洛陽令魏元忠元元死流嶺南楚金等皆為敬真所引云與敬業通謀臨刑太后馳騎赦之是日陰雲四塞既釋楚金等天氣晴霽與州雌雞化為雄初高宗之世周興以河南令召見上欲加擢用或奏以非清流罷之興不知數於明堂俟命諸相皆無言地官尚書檢校納言魏玄同時同平章事謂之曰周



明府可去矣興以為玄同沮已銜之玄同素與裴炎善時人以其終始不渝謂之耐久朋周興奏誣玄同言太后老矣不若奉嗣君為耐久太后怒賜死于家監刑御史房濟謂玄同曰丈人何不告密冀得召見可以自直玄同歎曰人殺鬼殺亦復何殊豈能作告密人邪乃就死又殺夏官侍郎崔營於隱處自餘內外大臣坐死及流戾甚眾彭州長史劉易從亦為徐敬真所引就州誅之易從為人仁孝忠謹將刑於市吏民憐其無辜遠近奔赴競解衣投地曰為長史求冥福有司平準直十餘萬周興等誣右武衛大將軍

黑齒常之謀反徵下獄常之縊死又殺宗室鄂州刺史鄭王璠等六人朗州松州雌雞變為雄載初元年改天授元年又享萬象神宮以太穆文德二皇后配皇地祇引周忠孝太后從配作墨塋厯惠惠鳳垂丘等十有二文太后自名墨改詔書為制書以周漢為二王後虞夏殷後為三恪除唐屬籍以武承嗣為左相武攸寧為納言時武承嗣三思用事宰相皆下之地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常方質有疾承嗣三思往問之方質據床不為禮或諫之方質曰死生有命大丈夫安能曲事近戚以求苟免乎尋為周興等所

構流儋州籍沒其家後被殺於流所時置制獄於麗景門內入是獄者非死不出酷吏王弘義戲呼為例竟門朝士人人自危相見莫敢交言道路以目或因入朝密遭掩捕每朝輒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法官競為深酷唯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武承嗣使周興羅告隋州刺史澤王上金舒州刺史許王素節謀反徵詣行在素節發舒州聞遭喪哭者歎曰病死何可得乃更哭邪至龍門縊殺之上金自殺悉誅其諸子及支黨殺太子少保納言裴居道尚書左丞張行

廉又殺南安王顥等宗室十二人又鞭殺故太子賢  
二子唐之宗室於是殆盡矣其幼弱存者亦流嶺南  
又誅其親黨數百家始試貢士於洛城殿以告密人  
侯思止王弘義為侍御史拜薛懷義輔國大將軍封  
鄂國公令與羣浮屠作大雲經言太后乃彌勒佛下  
生當代唐為闔浮提主制頒天下尋勅兩京諸州建  
寺藏之春官尚書李思文詭言周書武成為篇辭有  
垂拱天下治為受命之符后喜皆班示天下稍圖革  
命然畏人心不肯附乃陰恐驚害肆斬殺怖天下內  
縱酷吏周興來俊臣等數十人為爪吻有不慊若素

疑憚者必危法中之宗姓侯工及它骨骸臣將相駢  
頸就鈇血丹狴戶家不能自保太后操奩具坐重幃  
而國命移矣御史傅游藝率昭嗣內父老請革命改帝  
氏為武又脅羣臣固請妄言圖為集上陽宮赤雀見朝  
堂天子不自安亦請氏武示一尊太后知威柄在已  
因大赦天下改國號周自稱聖神皇帝旗幟尚赤以  
皇帝且為皇嗣改姓武氏立武氏七廟于神都罷唐  
廟為享德廟四時祠高祖以下三室餘廢不享至日  
祀上帝萬象神宮以始祖及考妣配以百神從祀盡  
王諸武詔并州文水縣為武興比漢豐沛百姓世給

復給事中鳳閣侍郎宗秦客檢校內史秦客潛勸太  
后革命故首為內史遊藝暮年之中歷衣青綠朱紫  
時人謂之四時仕宦天授二年流酷吏周興於嶺南  
為仇家所殺酷吏來俊臣殺將軍張虔勗狄仁傑同  
平章事天授三年太后雖春秋高善自塗澤雖左右  
不悟其衰俄而二齒生下詔改元為長壽太后引見  
存撫使所舉人無問賢愚悉加擢用高者試鳳閣舍  
人給事中次者試員外郎侍御史補闕拾遺校書郎  
試官自此始時人為之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  
量擢推侍御史盜脫校書郎有舉人沈全交續之曰

麴心存撫使眯目聖神皇為御史紀先知所撿劾其  
誹謗朝政請杖之朝堂然後付法太后笑曰但使卿  
輩不濫何恤人言宜釋其罪先知大慙太后雖濫以  
祿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稱職者尋亦黜之或加刑誅  
挾刑賞之柄以駕御天下政由已出明察善斷故當  
時英賢亦競為之用時江淮旱饑民不得採魚蝦餓  
死者甚衆拾遺張德生男私殺羊會同僚補闕杜肅  
懷一餽上表聞明日太后謂德曰聞卿生男甚喜德  
拜謝太后曰何從得肉德扣頭服罪太后曰朕禁屠  
宰吉凶不預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出肅表示之肅

大慙舉朝欲唾其面來俊臣誣殺大將軍泉獻誠平章事狄仁傑等為來俊臣誣以謀反既而得白皆貶為縣令夏官侍郎李昭德言左相武承嗣權重罷之以昭德同平章事太后自垂拱以來任用酷吏先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官戶婢竊相謂曰鬼朴又來矣不旬月輒遭掩捕族誅監察御史嚴善思公直敢言時告密者不可勝數太后亦厭其煩命善思按問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之黨為之不振右補闕朱敬則以太后本任威刑以禁異議今既革命

暴心已定宜省刑尚寬乃上

太后善之制獄

戶婢團兒為太后所寵信有憾於皇嗣乃譖皇嗣妃劉氏德妃竇氏為厭呪妃與德妃朝太后於嘉豫殿既退同時殺之瘞於宮中莫知所在皇嗣畏忤旨不敢言居太后前容止自如團兒復欲害皇嗣有言其情於太后者太后乃殺團兒命宰相撰時政記月送史館從宰相姚璿請也長壽二年正月朔太后享萬象神宮自制大樂舞工用九百人以武承嗣為亞獻三思為終獻婁師德同平章事帝之為皇嗣公卿往往見之會尚方監裴匪躬左衛大將軍阿史那元慶

白翊府果毅薛大信監門衛大將軍范雲僊潛謁帝  
皆腰斬都市自是公卿不復上謁又有告皇嗣潛有  
異謀者太后命來俊臣鞠其左右左右不勝楚毒皆  
欲自誣太常工人安金藏大呼剖心以明皇嗣不反  
睿宗由是得免酷吏侯思止伏誅有上封事言嶺南  
流人謀反者太后遣攝右臺監察御史萬國俊就按  
得實卽論決國俊至廣州盡召流人矯詔賜自盡皆  
號哭不服國俊驅之水曲使不得逃一日戮三百餘  
人乃誣奏流人怨望請悉除之於是太后遣右衛翊  
府兵曹參軍劉光業司刑評事王德壽赴南面監丞

鮑恩恭尚輦直長王太貞右武衛曹參軍屈貞筠皆  
攝監察御史分往劔南黔中安南等六道訊鞠而擢  
國俊左臺侍御史光業等亦希功于上惟恐殺人之  
少光業殺者九百人德壽殺七百人其餘亦不減五  
百人太后久乃知其寃詔六道使所殺者還其家國  
俊亦相踵而死皆見有物爲厲云太后又自加號金  
輪聖神皇帝置七寶于廷曰金輪寶曰白象寶曰女  
寶曰馬寶曰珠寶曰主兵臣寶曰主藏臣寶率大朝  
會則陳之長壽三年改延載元年延載二年武恩三  
率蕃夷諸酋及耆老請作天樞紀太后功德以黜唐

興周制可使納言姚璿護作乃大哀銅鐵合冶之署  
曰大周萬國頌德天樞置端門外其制若柱度高一  
百五尺八面面別五尺冶鐵象山爲之趾負以銅龍  
石鑲恠獸環之柱顛爲雲蓋出大珠高丈圍三之作  
四蛟度丈二尺以承珠其趾山周百七十尺度二丈  
無慮用銅鐵二百萬斤悉鏤羣臣蕃酋名氏其上流  
王弘義瓊州證聖元年改天冊萬歲元年薛懷義寵  
稍衰而御醫沈南璆進懷義失望因火明堂太后羞  
之掩不發懷義愈狠恣怏怏乃密詔太平公主擇健  
婦縛之殿中命建昌王武攸寧將作大匠宗晉卿率

壯士擊殺之以畜車載入還白馬寺懷義負幸昵氣  
蓋一時出百官上其徒多犯法默啜犯塞拜新平伐  
逆朔方道大總管提十八將軍兵擊胡宰相李昭德  
蘇味道至爲之長史司馬後厭入禁中陰募力少年  
千人爲浮屠有逆謀侍御史周矩劾狀請治驗太后  
曰第出朕將使詣獄矩坐臺少選懷義怒馬造廷直  
往坐大榻上矩召吏受辭懷義卽乘馬去矩以聞太  
后曰是道人素狂不足治力少年聽窮劾矩悉投放  
醜裔懷義構矩俄免官太后祀天南郊以文王武王  
士護與唐高祖並配太后加號天冊金輪聖神皇帝

遂封嵩山禪少室冊山之神爲帝配爲后封壇南有大榭赦日置鷄其杪賜號金鷄樹自制升中述志刻石示後改明堂爲通天宮鑄九州鼎各莅其方列廷中又斂天下黃金作大儀鐘不克以之以崇化廟爲崇尊廟禮視太廟旋復崇尊廟爲太廟登封元年改通天元年武懿宗誣刺史劉思禮謀反滅平章事李元素等三十六家流其宗屬千餘通天二年改神功元年自懷義死張易之昌宗得幸乃置控鶴府有監有丞張易之昌宗僕射張行成子也易之幼以門蔭仕累遷尚乘奉御旣冠頰皙美姿容音技多所曉通

太平公主薦其弟昌宗得侍昌宗白進易之材用過臣善治鍊藥石卽召見悅之兄弟皆幸出入禁中傳朱粉衣紈錦盛飾自喜卽日拜昌宗雲麾將軍易之司衛少卿賜甲第帛五日段給奴婢橐它馬牛克入之不數日進拜昌宗銀青光祿大夫尚宮問省起居昌宗興不旬日貴震天下諸武兄弟及宗楚客等爭造門俟望顏色親執轡篋號易之爲五郎昌宗六郎又加昌宗右散騎常侍右司郎中喬知之有美妾曰碧玉知之爲之不昏武承嗣借以教諸姬遂留不還知之作綠珠怨詩以寄之碧玉赴井死承嗣得詩於

裙帶大怒諷酷吏羅告族誅之來後臣伏誅李昭德亦被殺是年狄仁傑同平章事初后擅政中宗幽逐承嗣自謂傳國及已武氏當有天下即諷后革命去唐家子孫誅大臣不附者倡議追王先世立宗廟分王諸武承嗣實封千戶監修國史密諭后黨鳳閣舍人張嘉福使洛州人上書請立已為太子以觀后意后問岑長倩格元輔皆執不宜承嗣不得已奏請責諭嘉福等不罪也怨長倩等皆以罪誅聖曆元年承嗣三思營求為太子數使人說太后曰自古天子未有以異姓為嗣者太后意未決狄仁傑每從容於太

后言姑姪之與母子孰親太后意稍寤由是無立承嗣三思意降胡歸誠州刺史孫萬榮舉兵營州與契丹圍幽州移檄朝廷曰何不歸我廬陵王吉頊與張易之昌宗皆為控鶴監供奉易之兄弟親狎之頊從容說二人勸王上立廬陵王可以長保富貴二人以為然承間屢為太后言之太后意乃定託言廬陵王有疾遣職方郎徐彥伯詔廬陵王及其妃諸子詣行在療疾廬陵王至神都承嗣恨不得為太子意怏怏病死以夏官尚書武攸寧同鳳閣鸞臺三品皇嗣旦固請遜位於廬陵王太后許之立廬陵王哲為太子

復名顯赦天下命太子爲河北道元帥以討突厥藍田薛訥言於太后曰太子雖立外議猶疑未決苟此命不易醜虜不足平也太后深然之王及善請太子赴外朝以慰人心從之制都下屯兵命河內王武懿宗九江王武攸歸領之二年姚元崇同平章事以皇嗣且爲相王領太子右衛率以武懿宗武攸歸領屯兵太后自見諸武王非天下意前此中宗自房州還復爲太子恐百歲後爲唐宗室躡藉無死所卽引諸武及相王太平公主誓明堂告天地爲鐵券使藏史館以控鶴監爲天驥府又改奉宸府罷監爲令以左

右控鶴爲奉宸大夫易之復爲令太后又選美少年爲奉宸內供奉右補闕朱敬則諫曰陛下內寵有薛懷義張易之昌崇是矣近聞上舍奉御柳模自言子良賓潔白美鬚眉左監門衛長史侯祥等云陽道壯偉過於薛懷義專欲自進堪奉宸內供奉無禮無儀溢於朝聽臣職在諫諍不敢不奏太后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絲百段魏元忠同平章事莫師德卒是年狄仁傑爲內史聖曆三年改久視元年狄仁傑薦張柬之爲秋官侍郎太后信重仁傑羣臣莫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薨太后泣曰朝堂空矣自

是朝廷有大事衆或不能決太后輒歎曰天奪吾國老何太早邪大足元年改長安元年武邑人蘇安恒上疏請傳位太子長安二年蘇安恒復上疏臣聞天下者神堯文武之天下也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當今太子追週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實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鍾鳴漏盡臣愚以爲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太后亦不之罪以崔玄暉爲天官侍郎玄暉性

介直未嘗請謁執政惡之改文昌左丞月餘太后謂玄暉曰聞卿改官令史設齋自慶比欲盛爲姦貪耳令還卿舊任乃復拜天官侍郎長安四年以崔玄暉同平章事張易之昌宗引知名士閣明隱薛稷員半千爲供奉后每燕集則二張諸武雜侍構博爭道爲笑樂或嘲詆公卿溢盡顯行無復知畏時無檢輕薄者又諂言昌宗乃王子晉後身使被羽裳吹簫乘寓鶴裴回庭中如仙去狀詞臣爭爲賦詩以媚后崔融爲其絕唱其句有昔遇浮丘伯今同丁令威中郎才貌是藏史姓名非后知醜聲甚思有以掩覆之乃

詔昌宗卽禁中論著引李嶠張說宋之問等二十有  
六人譏三教珠英加昌宗司僕卿易之麟臺監權勢  
震赫太子相王請封昌宗爲王后不聽遷春官侍郎  
封鄴國公易之恒國公實封各三百戶內史王及善  
雖無學術然清正難奪有大臣之節張易之兄弟每  
侍內宴無復人臣禮及善屢奏以爲不可太后不悅  
謂及善曰卿旣高年不宜更侍遊宴但檢校閣中可  
也及善因稱病請假月餘太后不問及善歎曰豈有中書  
令而天子可一日不見乎事可知矣乃上疏乞骸骨  
不許八月以武三思爲內史三年后旣春秋高

易之兄弟顓政邵王番與永泰郡主竊議皆得罪  
縊死御史大夫魏元忠等劾奏易之等臯易之訴於  
后及誣元忠與司禮公高戢約曰天子老當挾太子  
爲耐久后問孰爲證元忠曰鳳閣舍人張說翌日  
庭辯皆不實然元忠說說猶皆被逐以神都副留守楊  
再思爲內史再思爲相專以諂媚取容司禮少卿張  
同休易之之兄也嘗召公卿宴集酒酣戲再思曰楊  
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卽剪紙帖巾反披紫袍爲  
高麗舞舉坐大笑時人或譽張昌宗之美曰六郎面  
似蓮花再思獨曰不然昌宗問其故再思曰乃蓮花

似六郎耳易之等益自肆姦賊狼籍御史臺劾奏之  
乃詔宗晉卿李承嘉桓彥範袁恕已參鞫而司刑正  
賈敬言窺望后旨奏昌宗疆市罪當贖詔曰可承嘉  
彥範進曰昌宗贖四百萬尚當免官昌宗大言曰臣  
有功於國不應免官后問宰相內史令楊再思曰昌  
宗主鍊丹劑陛下餌之而驗功最大者也卽詔釋之  
歸罪其兄昌儀同休皆貶官已而斥久疾居長生院  
宰相不得進見者累月惟昌宗等侍側疾少間崔玄  
暉奏言太子相王仁明孝友足侍湯藥官禁事重伏  
願不令異姓出入太后曰德卿厚意昌宗恐后不諱

禍且及乃引支黨日夜與謀爲不軌事然小人疏險  
道路皆知之至有榜其事於衢左者左臺御史中丞  
宋璟亟請按攝后陽許璟俄詔璟外按幽州都督屈  
突仲翔更敕司刑卿崔神慶問狀神慶妄奏云昌宗  
應原璟執奏昌宗法當斬后不荅左拾遺李邕進曰  
璟之言社稷計也願可之后終不許長安四年鸞臺  
侍郎同三品韋安石舉奏張易之等罪敕付安石及  
右庶子同三品唐休璟鞫之未竟而事變以安石兼  
檢校揚州刺史以休璟兼幽營都督休璟將行密言  
於太子曰二張恃寵不臣必將爲亂殿下宜備之許

州人楊元嗣告昌宗嘗召術士李弘泰占相弘泰言昌宗有天子相勸於定州造佛寺則天下歸心太后命韋承慶及司刑卿崔神慶御史中丞宋璟鞠之神慶奏言昌宗款稱弘泰之語尋已奏聞準法首原弘泰妖言請收行法璟固請收昌宗付獄窮理其罪太后不聽司刑少卿桓彥範上疏以爲昌宗無功荷寵而包藏禍心自招其咎此乃皇天降怒陛下不忍加誅則違天不祥且昌宗旣云奏訖則不當更與弘泰往還使之求福禳災定則初無悔心所以奏者擬事發則云先已奏陳不發則候時爲逆此乃姦臣詭計

云可捨誰爲可刑況事已再發陛下皆釋不問

昌宗亦自負得計天下亦以爲天命不死此乃陛下養成其亂也苟逆臣不誅社稷亡矣請付鸞臺鳳閣三司考竟其罪疏奏不報崔玄暉亦屢以爲言太后令法司議其罪玄暉弟司刑少卿昇處以大辟宋璟復奏收昌宗下獄后乃遣昌宗詣臺璟庭立而按之事未畢太后遣中使召昌宗特赦赦之璟歎曰不先擊小子腦裂負此恨矣太后乃使昌宗詣璟謝璟拒不見左臺中丞桓彥範右臺中丞袁恕已共薦詹事司直陽嶠爲御史楊再思曰端不樂搏擊之任何如

彥範曰爲官擇人豈必待其所欲所不欲者尤須與之所以長難進之風抑躁求之路乃擢爲右臺侍御史是年張柬之同平章事中宗神龍元年春正月張柬之崔玄暉與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府司馬袁恕已謀誅二張柬之謂右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今日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柬之曰今大帝之子爲二豎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不敢顧身及妻子因指天地以自誓遂與定謀初柬之與荆府長史楊元琰相代同泛江至中流語及太后革命

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柬之爲相引元琰爲右羽林將軍謂曰君頗記江中之言乎今日非輕授也柬之又用彥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皆爲左右羽林將軍委以禁兵易之等疑懼乃更以其黨武攸宜爲右羽林大將軍易之等乃安俄而姚元之自靈武至都柬之彥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告之彥範以事白其母母曰忠孝不兩全先國後家可也時太子於北門起居彥範暉謁見密陳其策太子許之癸卯柬之玄暉彥範與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帥左右羽林兵五百餘人至玄武門遣多祚湛及駙馬都尉

王同皎詣東宮迎太子太子不出同皎曰先帝以神器付殿下橫遭幽廢人神同憤二十三年矣今天誘其衷北門南牙同心協力以今日誅凶豎復李氏社稷願殿下蹇至玄武門以副衆望太子曰凶豎當夷滅然上體不安得無驚惶諸公更爲後圖李湛曰諸將相不顧家族以徇社稷殿下奈何欲納之鼎鑊乎請殿下自出止之太子乃出同皎扶抱太子上馬從至玄武門斬關而入太后在迎仙宮東之等斬易之昌宗於廡下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環繞侍衛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邪對曰張易之昌宗謀反臣等

奉太子令誅之恐有漏洩故不敢以聞稱兵宮禁罪當萬死太后見太子曰乃汝邪小子旣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居東宮天意人心久思李氏羣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誅賊臣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望李湛義府之子也太后見之謂曰汝亦爲誅易之將軍邪我於汝父子不薄乃有今日湛慙不能對又謂崔玄暉曰他人皆因人以進惟卿朕所自擢亦在此邪對曰此乃所以報陛下之大德於是收同休昌儀等皆斬之與易之昌宗梟首天津南土

庶歡躍繼取之及盡是日袁恕已從相王統南牙兵以備非常收宰相韋承慶房融及司禮卿崔神慶繫獄皆易之之黨也甲辰制太子監國赦天下以袁恕已爲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分遣十使齎璽書宣慰諸州丙午中宗即位赦天下惟張易之黨不原其爲周興等所枉者咸令清雪子女配沒者皆免之公主皇族先配沒者子孫皆復屬籍仍量敘官爵太后徙居上陽宮李湛留宿衛戊申帝帥百官詣上陽宮上太后尊號則天大聖皇帝庚戌以張柬之爲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二品崔玄暉爲內史袁恕已同鳳閣鸞

臺三品敬暉桓彥範皆爲納言並賜爵郡公李多祚賜爵遼陽郡王王同皎爲右千牛將軍琅邪郡公李湛爲右羽林大將軍趙國公自餘官賞有差張柬之等之討張易之也殿中監田歸道將千騎宿玄武門敬暉遣使就索千騎歸道先不預誣拒而不預事寧暉欲誅之歸道以理自陳乃免歸私第帝加其忠壯召拜太僕少卿乙卯同平章事韋承慶貶高要尉房融除名流高州崔神慶流欽州帝幸百官詣觀風殿問太后起居後幸十日一詣宮俄朝朔望廢奉宸府官遷東都武氏廟于崇尊廟更號崇恩復唐宗廟諸

武王者咸降爵是歲后崩年八十一遵制稱則天大聖皇太后去帝號諡曰則天大聖后祔乾陵會武三思丞韋庶人復用事於是大旱所饑輒雨三思誅帝詔崇恩廟祠如太廟齋郎用五品子博士楊孚言太廟諸郎取七品子今崇恩取五品不可帝曰太廟如崇恩可乎孚曰崇恩太廟之私以臣準君則僭以君準臣則惑乃止及韋武黨誅詔則天大聖皇后復號天后廢崇恩廟及陵景雲元年號大聖天后太平公主奸政請復二陵官又尊后曰天后聖帝俄號聖后太平誅詔黜周孝明皇帝號復爲太原郡王后爲妃罷吳順等陵開元四年追號則天皇后太常卿姜皎建言則天皇后配高宗廟主題天后聖帝非是請易題爲則天皇后武氏制可

吉頊洛州河南人長七尺性陰克敢言事舉進士及第遷龍馬監劉思禮謀反頊上變事后命武懿宗雜訊因諷囚引近臣高闕生平所悟者凡三十六姓捕繫詔獄榜楚百慘以成其獄同日論死天下寃之擢右肅政臺中丞來俊臣下獄司刑當以死狀三日不下頊從武后游苑中因聞言臣爲陛下耳目知俊臣狀入不出人以爲疑后曰朕以俊臣有功徐思之頊

曰于安遠告虺真反今爲成州司馬俊臣誣殺忠良  
罪惡如山國蠹賊也尚何惜於是后斬俊臣而召安  
遠爲尚食奉御突厥陷趙定授檢校相州刺史且募  
兵制虜南向頊辭不知兵武后曰賊方走籍卿坐鎮  
耳初太原溫彬茂死高宗時封一笥書諉妻曰吾死  
後須年及垂拱獻之垂拱初妻上其書言后革命事  
及突厥至趙去故后知虜且還頊至募士無應者俄  
詔以太子爲元帥應募日數千頊還言狀后曰人心  
若是邪卿可爲羣臣道之頊誦語于朝諸武惡之始  
善張易之殿中少監田歸道鳳閣舍人薛稷正諫

大夫員半干夏官侍郎李迥秀皆爲控鶴內供奉  
又彊敏故后以爲腹心聖曆二年進天官侍郎同鳳  
閣鸞臺平章事爲刺史時武懿宗討契丹退保相州  
後爭功殿中懿宗陋短俯僂頊嚴語侵之無所容假  
后怒曰我在乃藉諸武他日安可保銜之張易之兄  
弟以寵盛思自全問頊計安出頊曰公家以倖進非  
有大功於天下勢必危吾有不朽策願效之非止保  
身且世世不絕胙易之涕流請頊曰天下思唐久矣  
廬陵斥外相王幽閉上春秋高武諸王非海內屬意  
公盍從容請相王廬陵以副人望易弔爲賀之資也

易之昌宗乘閒如頊教后意乃定既而知頊與謀召見問狀頊對廬陵相王皆陛下子先帝顧託於陛下當速有所付乃還中宗明年頊奏事方援古引今大后怒曰卿所言朕欲聞之無多言太宗有馬名師子驄肥逸無能調馭者朕爲宮女侍側言於太宗曰妾能制之然須三物一鐵鞭二鐵槓三七首鐵鞭擊之不服則以槓槓其首又不服則以七首斷其喉太宗壯朕之志今日卿豈足汚朕七首邪頊惶懼流汗拜伏求生乃止諸武怨其附太子共發其弟冒僞官貶瑛川尉及辭召見泣曰臣去國無復再謁願有所言

然病棘請須臾間后命坐頊曰水土皆一蓋有爭乎曰無曰以塗有爭乎曰無曰以爲佛與道有爭乎曰有之頊頓首曰雖臣亦以爲有夫皇子外戚有分則兩安今太子再立而外家諸王並封陛下何以和之貴賤親疎之不明是驅使有爭臣知兩不安矣后曰朕知之業已然且奈何頊尋徙始豐尉客江都卒中宗之立頊實倡之會得罪無知者睿宗初有發明其忠乃下詔贈御史大夫

韋后

中宗后韋氏京兆萬年人帝在東宮后被選為妃嗣  
聖初立為皇后俄與帝處房陵神龍元年中宗復位  
后居中宮初韋后生邵王重潤長寧安樂二公主上  
之遷房陵也安樂公主生於道中上特愛之上在房  
陵與后同幽閉備嘗艱危情愛甚篤上每聞敕使至  
輒惶恐欲自殺后止之曰禍福無常寧失一死何遽  
如是上嘗與后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  
欲不相禁禦及再為皇后遂干預朝政如武后在高  
宗之世相彥範上表以為易稱無攸遂在中饋貞吉

書稱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伏見陛下每臨朝皇后必施帷幔坐殿上預聞政事臣竊觀自古帝王未有與婦人共政而不破國亡身者也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陵夫違人也伏願陛下覽古今之戒以社稷蒼生爲念令皇后專居中宮治陰教勿出外朝干國政先是胡僧慧範以妖妄遊權貴之門與張易之兄弟善韋后亦重之及易之誅復稱慧範預其謀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賜爵上庸縣公出入宮掖上數微行幸其舍彥範復表言慧範執左道以亂政請誅之上皆不聽初武后誅唐宗室有才德者先死惟吳王恪

之子鬱林侯千里福躁無才又數獻符瑞故獨得免上卽位立爲成王拜左金吾大將軍武后所誅唐諸王妃主駙馬等皆無人葬埋子孫或流竄嶺表或囚歷年或逃匿民間爲人傭保至是制州縣求訪其柩以禮改葬追復官爵召其子孫使之承襲無子孫者爲擇後置之旣而宗室子孫相繼而至皆召見涕泣舞蹈各以親疎襲爵拜官有差二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去草不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耳夫何能爲所誅已多不可復益也季昶歎曰吾不

知死所矣朝邑尉劉幽求亦謂柏彥範敬暉曰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不從三思太后兄子當太后時累進春官尚書監修國史罷爲太子少保子崇訓尚中宗女安樂公主三思性傾諛善迎諧主意鈞探隱微故后頗信任數幸其第賞予尤渥薛懷義二張方丞蠱三思痛屈節爲懷義御馬倡言昌宗爲王子晉後身引公卿歌咏滌汗覲然如人而不耻也后春秋高厭居宮中三思欲因此市權誘脅不肖卽建營三陽宮於嵩山興泰宮於萬壽山請太后歲臨已與二張扈侍馳騁竊威福自私云

工役鉅萬萬百姓愁歎是時韋后與上官昭容與政事方敬暉等將盡誅諸武武三思懼乃因昭容入請得幸於后三思升御床博戲帝從旁典籌不爲忤三思諷羣臣上后號爲順天皇后乃親謁宗廟贈父玄貞上洛郡王左拾遺賈虛已建言非李氏王者盟書共棄之今復國未幾遽私后家其先朝禍鑒未遠甚可懼也如今皇后固辭使天下知后宫謙讓不亦善乎不聽三思旣因韋后潛入宮中反易國政數日彥範等所斥去者悉還詔羣臣復循太后法補闕張景源建言子承母業不可言中興所下制書皆除之補

闕權若訥又言制詔如貞觀故事且太后遺訓母儀也太宗舊章祖德也沿襲當自近者始帝褒荅是時起毬場苑中詔文武三品分朋為都帝與皇后臨朝觀武崇訓以帝塔兼左衛將軍與駙馬都尉楊慎交注膏築場以利其澤用功不訾人苦之張柬之等數勸上誅諸武上不聽柬之等曰革命之際宗室諸李誅夷畧盡今賴天地之靈陛下返正而武氏濫官僭爵按堵如故豈遠近所均邪願頗抑損其祿位以慰天下又不聽柬之等或搥牀歎憤或彈指出血曰主上昔為英王時稱勇烈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上



誅之以張天子之威耳今反如此事勢已去矣何上數微服幸武三思第監察御史崔皎密疏

三國命初復則天皇帝在西宮人心猶有附會周之舊臣列居朝廷陛下奈何輕有外遊不察豫且之禍上洩之三思之黨切齒丙寅以武三思為司空同中書門下三品譙王重福上之庶子也其妃張易之之甥韋后惡之譖於上曰重潤之死重福之為也由是貶均州刺史常令州司防守之術士鄭普思尚衣奉御葉靜能皆以妖妄為上所信重夏四月墨敕以普思為秘書監靜能為國子祭酒栢彥範崔玄暉固執

不可上曰已用之無容遽改彥範曰陛下初卽位下制云政令皆依貞觀故事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爲秘書監孔穎達爲國子祭酒豈普思靜能之比乎上不聽以張柬之等及武攸暨三思鄭普思等皆爲立功之人賜以鐵券自非叛逆各恕十死時三思姦亂竊國其忌阻正人特甚與宗楚客兄弟紀處訥崔湜相驅煽癸巳敬暉等帥百官上表以爲五運迭興事不兩大授革命之際宗室誅竄殆盡豈得與諸武並封今天命惟新而諸武封建如舊並居京師開關以來未有斯理願陛下爲社稷計降其王爵以

安內外上不許敬暉等畏武三思之讒以考功員外郎崔湜爲耳目俟其動靜湜見上親三思而忌暉等乃悉以暉等謀告三思反爲三思用三思引爲中書舍人先是殿中侍御史鄭愔諂事二張二張敗貶宣州司士參軍坐贓亡入東都私謁武三思初見三思大甚哀旣而大笑三思素貴重甚恠之愔曰始見大王而哭哀大王將戮死而滅族也後乃大笑喜大王之得愔也大王雖得天子之意彼五人皆據將相之權膽畧過人廢太后如反掌大王自視勢位與太后孰重彼五人日夜切齒欲噬大王之肉非盡大王之

族不足以快其志大王不去此五人危如朝露而宴  
然尚自以爲泰山之安此惜所以爲大王寒心也三  
思大悅與之登樓問自安之策引爲中書舍人與崔  
湜皆爲三思謀主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暉等云恃功  
專權將不利於社稷上信之三思等因爲上畫策不  
若封暉等爲王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奪  
之權上以爲然後三思竟以計殺五王以韋安石兼  
檢校中書令魏元忠兼檢校侍中又以李湛爲右散  
騎常侍趙承恩爲光祿卿楊元琰爲衛尉卿先是元  
琰知三思浸用事請棄官爲僧上不許敬暉聞之笑

曰使我早知勸上許之髡去胡頭豈不妙哉元琰多  
鬚類胡故暉戲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退將危此乃  
由衷之請非徒然也暉知其意瞿然不悅及暉等得  
罪元琰獨免十一月壬寅則天崩於上陽宮王蕭二  
族及褚遂良韓瑗柳奭親屬皆赦之上居諒陰以魏  
元忠攝冢宰三日元忠素負忠直之望中外賴之武  
三思憚之矯太后遺制慰諭元忠賜實封百戶元忠  
捧制感咽涕泗見者曰事去矣十二月丁卯上始御  
同明殿見羣臣二年春閏正月武三思以敬暉相彥  
範袁恕已尚在京師忌之乙卯出爲滑洛豫三州刺

史二月僧慧範等九人並加五品階賜爵郡縣公道  
士史崇恩等三人於五品階除國子祭酒同正葉靜  
能加金紫光祿大夫初少府監丞宋之問及弟兗州  
司倉之遜皆坐附會張易之貶嶺南逃歸東都匿於  
友人駙馬都尉王同皎家同皎疾武三思及韋后所  
爲每與所親言之輒切齒之遜於簾下聞之密遣其  
子曇告三思欲以自贖三司使曇及撫州司倉冉祖  
雍上書告同皎與洛陽張仲之武當丞周憬等潛結  
壯士謀殺三思因勒兵詣闕廢皇后上命御史大夫  
李承嘉監察御史姚紹之按其事又命楊再思李嶠

韋巨源參驗仲之言三思罪狀事連宮壺再思巨源  
陽寤不聽嶠與紹之命反接送獄仲之還顧言不已  
紹之命楓之折其臂仲之大呼曰吾已負汝死當訟  
汝於天三月同皎等皆坐斬籍沒其家周憬亡入比  
干廟中大言曰比千古之忠臣知吾此心三思與皇  
后淫亂傾危國家行當梟首都市恨不及見耳遂自  
剄之問之遜曇祖雍並除京官武三思與韋后日夜  
譖敬暉等不已復左遷暉爲朗州刺史崔玄暉爲均  
州刺史相彥範爲亳州刺史袁恕已爲郢州刺史與  
暉等同立功者思行等皆以爲黨與坐貶夏四月處

士京兆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宮掖必爲逆亂  
上大怒命斬之黃門侍郎宋璟奏請推按上益怒不  
及整巾疑履出側門謂曰朕謂已斬乃猶未邪命趨  
斬之璟曰人言中宮私於三思陛下不問而誅之臣  
恐天下必有竊議固請按之上不許璟曰必欲斬月  
將請先斬臣不然臣終不敢奉詔上怒少解御史大  
夫蘇珣以爲方夏行戮有違時令上乃命與杖流嶺  
南過秋分一日平曉廣州都督周仁軌斬之五月武  
三思使鄭愔告刺史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已崔  
玄暉與王同皎通謀六月貶暉崖州司馬彥範瀧州

司馬東之新州司馬恕已賓州司馬玄暉白州司馬  
秋七月立衛王重俊爲太子武三思陰令人疏皇后  
穢行牘於天津橋請加廢黜上大怒命御史大夫李  
承嘉覈其事承嘉奏言敬暉等使人爲之雖云廢后  
實謀大逆請斥誅之三思又使安樂公主譖之於內  
侍御史龔君言之於外上命法司結竟大理丞李朝  
隱奏稱暉等未經推鞠不可遽就誅夷大理丞裴談  
奏稱暉等一據前書處斬籍沒不應更加推鞠上以  
暉等掌璽等券許以不死乃長流暉於瓊州彥範於  
瀛州東之嶺袁恕已於環州玄暉於古州子弟年

十六以上之流外擢為嘉為金紫光祿大夫進爵  
襄武郡公言為刑部尚書出李朝隱為閤喜令三思  
又諷太三表請夷暹等三族上不許中書舍人崔  
湜說三思曰暹等異日北歸終為後患不如遣使矯  
制殺之三思問誰可使者湜薦大理正周利用先為  
五王所惡暹嘉州司馬乃以利用攝御史奉使嶺外  
比至東之玄暉已死暹彥範於貴州令左右縛之曳  
於竹槎之上肉盡至骨然後杖殺得暉髑而殺之怒  
已素服黃金利用逼之使飲野葛汁盡數升不死不  
勝毒憤培地爪甲殆盡仍捶殺之利用還擢拜御史

薛季昶累貶信州司馬飲藥死三思既死

傾人主常言我不知代間何者謂之善人何者  
之惡人但於我善者則為善人於我惡者則為惡人  
耳時兵部尚書宗楚客將作大匠宗晉卿太府卿紀  
處訥鴻臚卿甘元東皆為三思羽翼御史中丞周利  
用侍御史冉祖雍太僕丞李俊光祿丞宋之遜監察  
御史姚紹之皆為三思耳目時人謂之五狗神龍三  
年改景龍元年太子崇俊舉兵殺三思崇訓已而兵  
敗被殺右臺大夫蘇珣治重俊之黨囚有引相王者  
珣為之申理上乃不問自是安樂公主及兵部尚書

宗楚客日夜謀譖相王侍御史冉祖雍等誣奏相王  
及太平公主云與重俊通謀請收付制獄上召御史  
中丞蕭至忠使勸之至忠泣曰陛下富有四海不能  
庇一第一妹而使人羅織害之乎相皇昔爲皇嗣固  
請於則天以天下讓陛下累日不食此海內共知奈  
何以祖雍一言而疑之上素友愛遂寢其事相王寬  
厚恭謹安恬好讓故經武韋之世竟免於難景龍二  
年殺習藝館內教蘇安恒安恒矜高好奇太子誅武  
三思安恒語人曰此我之謀也故及宗楚客率羣臣  
加號翊聖詔可禁中謬傳有五色雲起后衣筒帝

圖以示諸朝因大赦天下賜百官母妻封號太史迦  
葉志忠表上桑條歌十二篇言后當受命曰昔高祖  
時天下歌桃李太宗時歌秦王破陣高宗世歌堂堂  
天后世歌武媚娘皇帝受命歌英王石州后今受命  
歌桑條蓋后妃之德專蠶桑其宗廟事也乃賜志忠  
第一區綵七百段太常少卿鄭愔因之被樂府楚客  
又諷補闕趙延禧離釋桑條爲九十八代帝大喜擢  
延禧諫議大夫於是上官昭容以武氏事動后卽表  
增出母服民以二十三爲丁限五十九免五品而上  
母妻不繇夫子封者喪得用鼓吹數改制度陰儲人

望稍寵樹親屬封拜之昭容與母及尚宮賀晏等多受金錢封巫趙隴西夫人出入禁中勢與上官埒繇是墨敕斜封出矣景龍三年帝親郊引后亞獻景龍四年正月望夜帝與后微服過市彷彿觀覽縱宮女出游皆淫奔不還定州人郎岌上言韋后宗楚客將爲逆亂韋后白上杖殺之五月許州司兵參軍偃師燕欽融復上言皇后淫亂干預國政宗族彊盛安樂公主武延秀宗楚客圖危社稷上召欽融面詰之欽融頓首抗言神色不撓上默然宗楚客矯制令飛騎撲殺之投于殿庭石上折頸而死楚客大呼稱快上

雖不窮問意頗怏怏不悅由是韋后及其黨始憂懼散騎常侍馬秦客以醫術光祿少卿楊珣以善烹調皆出入宮掖得幸於韋后恐事泄被誅安樂公主欲韋后臨朝自爲皇太女乃相與合謀於餅餽中進毒六月壬午中宗崩韋后秘不發喪自揔庶政癸未召諸宰相入禁中徵諸府兵五萬人屯京城使駙馬都尉韋璿長安令韋播郎將高嵩等分領之璿后族弟播從子嵩其甥也中書舍人韋元微巡六街又命將軍薛思簡等將兵五百人馳驛戍均州以備譙王重福以刑部尚書張嘉福中書侍郎岑羲吏部侍郎崔

湜並同平章事太平公王與上官昭容謀革遺制立  
中宗少子溫王重茂為太子皇后知政事相王日參  
謀政事宗楚客密謂后兄韋溫曰相王輔政於理非  
宜且於皇后嫂叔不通問聽朝之際何以為禮遂帥  
諸宰相表請皇后臨朝罷相王政事蘇瓌曰道詔豈  
可改耶溫楚客怒瓌懼而從之乃以相王為太子太  
師甲申梓宮遷御太極殿集百官發喪皇后臨朝攝  
政赦天下改元唐隆進相王為太尉以從人望命韋  
溫總知內外守捉兵馬事丁亥殤帝即位時年十六  
命紀處訥持節巡撫關內道岑義河南道張嘉福河

北道宗楚客武延秀國子祭酒葉靜能及諸韋共勸  
韋后遵武后故事南北衛軍臺閣要司皆以韋后子  
弟領之廣聚黨眾中外連結楚客又密上書稱引圖  
讖謂韋氏宜革唐命謀害殤帝深忌相王及太平公  
王密與韋溫安樂公主謀去之相王子臨淄王隆基  
先罷路州刺史在韋后陰謀之勇之士謀臣復社稷  
初太宗皇帝及高祖皇帝時皆以武彘豹文韜  
從遊獵武彘豹與高祖皇帝之百騎則天時稍增為千  
騎隸左右羽林中三請之其騎置使以領之隆基皆  
厚結其家僮兵部侍郎崔日用素附韋武與宗楚客

善知者不謀惡禍及已遣寶昌寺僧普潤密詣隆基告之勸其速發隆基乃與太平公主及公主子衛尉卿薛崇<sub>明</sub>死<sub>劫</sub>監鍾紹京尚衣奏御王崇<sub>驥</sub>前朝邑尉劉幽求利仁府折衝麻嗣宗謀先事誅之韋播高嵩數榜<sub>擡</sub>萬騎欲以立威萬騎皆怨果毅葛福順陳玄禮見隆基誅之隆基諷以誅諸韋踴躍請以死自效萬騎果毅李仙<sub>臯</sub>亦預其謀或謂隆基當啓相王隆基曰我曹爲此以狗社稷事成福歸於王不成以身死之不以累王也今啓而見從則王預危事不從將敗大計遂不啓庚子晡時隆基微服與幽求等入

苑中會鍾紹京解舍紹京悔欲拒之其妻許氏曰身狗國神必助之且同謀素定今雖不行庸得免乎紹京乃趨出拜謁隆基執其手與坐時羽林將士皆屯玄武門逮夜葛福順李仙<sub>臯</sub>皆至隆基所請號而行向二鼓天星散落如雨劉幽求曰天意如此時不可失福順拔劍直入羽林營斬韋璿韋播高嵩以狗曰韋后醜殺先帝謀危社稷今夕當共誅諸韋馬鞭以上皆斬之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懷兩端助逆黨者罪及三族羽林之士皆欣然聽命乃送璿等首於隆基隆基取火視之遂與幽求等出苑南門紹京帥

丁匠二百餘人執斧鋸以從使福順將左萬騎攻玄德門仙鳧將右萬騎攻白獸門約會於凌烟閣卽大譟福順等殺守門將斬關而入隆基勒兵玄武門外三鼓聞譟聲卽摠監及羽林兵而入諸衛兵在太極殿宿衛梓官者聞譟聲皆被甲應之韋后惶惑走入飛騎營右飛騎斬其首獻於隆基安樂公主方照鏡畫眉軍士斬之斬武延秀於蕭章門外先是太子重俊起兵誅三思索上官昭容昭容始懼自是心附帝室與安樂公主各樹朋黨及中宗崩昭容草遺制立溫王以相王輔政宗韋改之及隆基入宮昭容執燭

帥宮人迎之以制草示劉幽求幽求爲之言隆基不許斬於旗下時少帝在太極殿劉幽求曰衆約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遽止之捕索諸韋在宮中及守諸門并索爲韋后所親信者皆斬之比曉內外皆定辛巳隆基出見相王叩頭謝不先啓之罪相王抱之泣曰社稷宗廟不墜於地汝之力也遂迎相王入輔少帝閉宮門及京城門分遣萬騎收捕諸韋親黨斬韋溫於東市中書令宗楚客衣斬衰乘青騎逃

出至通化門門者曰公宗尚書也去布帽執而斬之相王奉少帝御安福門慰諭百姓於是梟馬秦客楊

均葉靜能等首尸韋后於市崔日用將兵誅諸韋於社曲祿兒無免者諸杜濫死非一是日赦天下云逆賊魁首已誅自餘支黨一無所問以臨淄王隆基為平王兼知內外閑廐押左右萬騎薛崇暉賜爵立節王以鍾紹京守中書侍郎劉幽求守中書舍人並參知機務麻嗣宗行左金吾衛中郎將武氏宗屬誅死流竄殆盡紀處訥行至華州嘉福行至懷州皆收斬之遣十道使齎璽書宣撫及詣均州宣慰譙王重福太平公主傳少帝命請讓位相王固辭同平章事崔湜貶華州刺史劉幽求言於宋王成器平王隆基曰



相王疇昔已居宸極羣望所屬今人心不安家國事

重相王豈得尚守小節不早即位以鎮天下乎隆基

曰王性恬淡不以世事嬰懷雖有天下猶讓於人况

親兄之子安肯代之乎幽求曰衆心不可違王雖欲

高居獨善其如社稷何成器隆基入見相王極言其

事相王乃許之甲辰少帝在太極殿東隅西向相王

立於梓宮旁太平公主曰皇帝欲以此位讓叔父可

乎幽求跪曰國家多難主帝仁孝追蹤堯舜誠合至

公相王代之任重慈愛尤厚矣乃以少帝制傳位相

王時少帝猶在御座太平公主進曰天下之心已歸

相三此非兒座遂提下之睿宗卽位御承天門赦天  
下復以少帝爲溫王置於內宅以鍾紹京爲中書令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五十六



